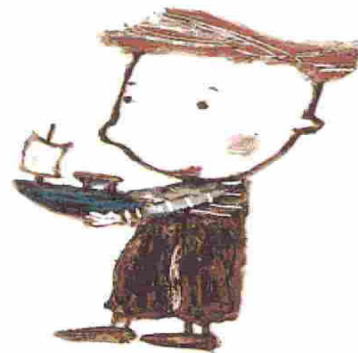


爺爺有沒有穿西裝？



爺

「爺穿著西裝嗎？」布魯諾踮起腳尖往棺材裡望。

「爺爺離開我們了。」沙飛這麼說過。可是這個說法不對，爺爺根本沒走呀！他安詳的躺在那兒，已經好幾個鐘頭，一動也不動。

布魯諾不夠高，只能看見一雙黑皮鞋鞋底，從棺材邊上露出一部份。平常的時候，爺爺只穿繫鞋帶的靴子。

如果他穿西裝，就一定配這雙鞋子。布魯諾很想知道，到底爺爺現在有沒有穿西裝。



突然間，有人把布魯諾抱起來。這樣，布魯諾就可以看清楚爺爺。爺爺真的穿著西裝！他的雙手在胸前交叉，只不過眼睛閉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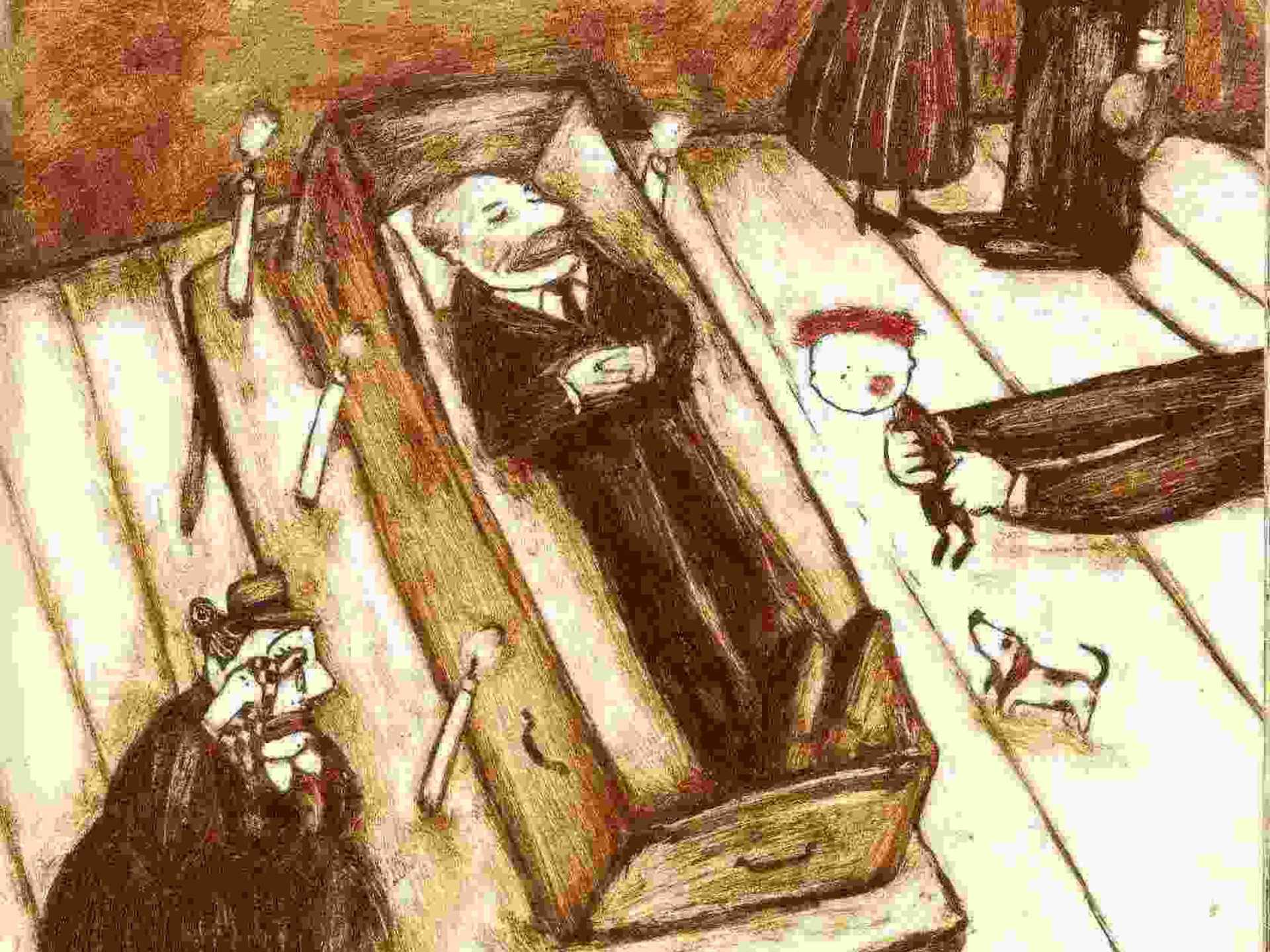
「爺爺根本沒死，他在睡覺嘛！」布魯諾叫起來。

過了一會兒，他的雙腳又慢慢的踏到地上，有人伸手撫摸他的頭，喃喃的說：「可憐的小孩子。」

爸爸媽媽正在商量要不要讓布魯諾去參加喪禮。

「喪禮」聽起來有點像「藏起來」。當布魯諾在沙坑裡玩的時候，總喜歡挖一個大坑洞，然後把東西放進去藏起來。如果「喪禮」就是「藏起來」的話，那麼大家要怎麼藏爺爺呢？布魯諾好想知道。

「我一定要去！」他大聲叫。



好多人陪著爺爺走向墓地。四個叔叔抬著他，後面跟著媽媽、爸爸、沙飛、米琪阿姨，還有一大堆布魯諾不認識的阿姨和叔叔。因為天空下大雨，布魯諾可以穿雨衣，這讓他覺得很不開心。

抬爺爺的人走得很慢。樂隊吹奏的曲子又很悲傷。布魯諾差一點兒就要哭起來，突然，有一位叔叔不小心被石頭絆了一下，一隻亮晶晶的鞋踏進水灘，濺起的水花噴濕了大家。布魯諾看見了，忍不住大聲笑起來，大人們紛紛發出「噓」的聲音，還很凶的望著他。

最後，大人們停下來。神父開始唸又長又無聊的追悼文，布魯諾看見爸爸在哭。布魯諾想，如果他哭的話，大人們總會安慰他。但是如果大人們哭的話，誰去安慰他們呢？





神父念完追悼文之後，一些人用皮帶把裝爺爺的盒子放下。他們早已挖好大洞，好把盒子放進去。爺爺現在在裡面做什麼呢？他有沒有聽到神父的禱告，還有米琪阿姨哭泣的聲音？米琪阿姨很愛哭，不管什麼芝麻小事，她都可能會哭得唏哩嘩啦，所以爺爺常常笑她。

布魯諾沒有辦法了解「人死了」是什麼意思？

「就像睡覺，只是永遠不會醒來。」沙飛曾經這麼說。是真的嗎？沙飛總喜歡騙他，布魯諾不知道這次該不該相信他。不久前他才告訴過布魯諾「牛在天上飛」，結果當布魯諾抬頭在天上找飛牛時，沙飛一口就把他的冰淇淋吃掉。





喪禮結束後，大家往餐館走。哭好像會讓人餓得快，因為他們吃了好多肉和馬鈴薯球；哭也一定使人口渴，因為大家喝了好多啤酒。大吃大喝一定能消愁，因為大家在吃飽喝足之後，又高興的說一些關於爺爺的趣事，大笑起來。

「爺爺一定很高興！」布魯諾的爸爸一邊說，一邊擦眼淚。當別人吃肉和馬鈴薯球的時候，布魯諾只吃麵包塗芥末。他喜歡塗了芥末的麵包。「芥末會越吃越笨。」爺爺總這麼說。可是爺爺不在，其他的大人們也沒空管他。

晚上回家時，爸爸媽媽還很開心。布魯諾想不通，為什麼當爺爺活著的時候，從沒辦過如此好玩的慶祝會呢？



「爺爺現在在哪兒？」幾天之後布魯諾問。

「在墓地。」沙飛說。

「在天堂。」爸爸說。

「到底在哪兒？」布魯諾問，同時看著他們。

「兩個答案都對。」媽媽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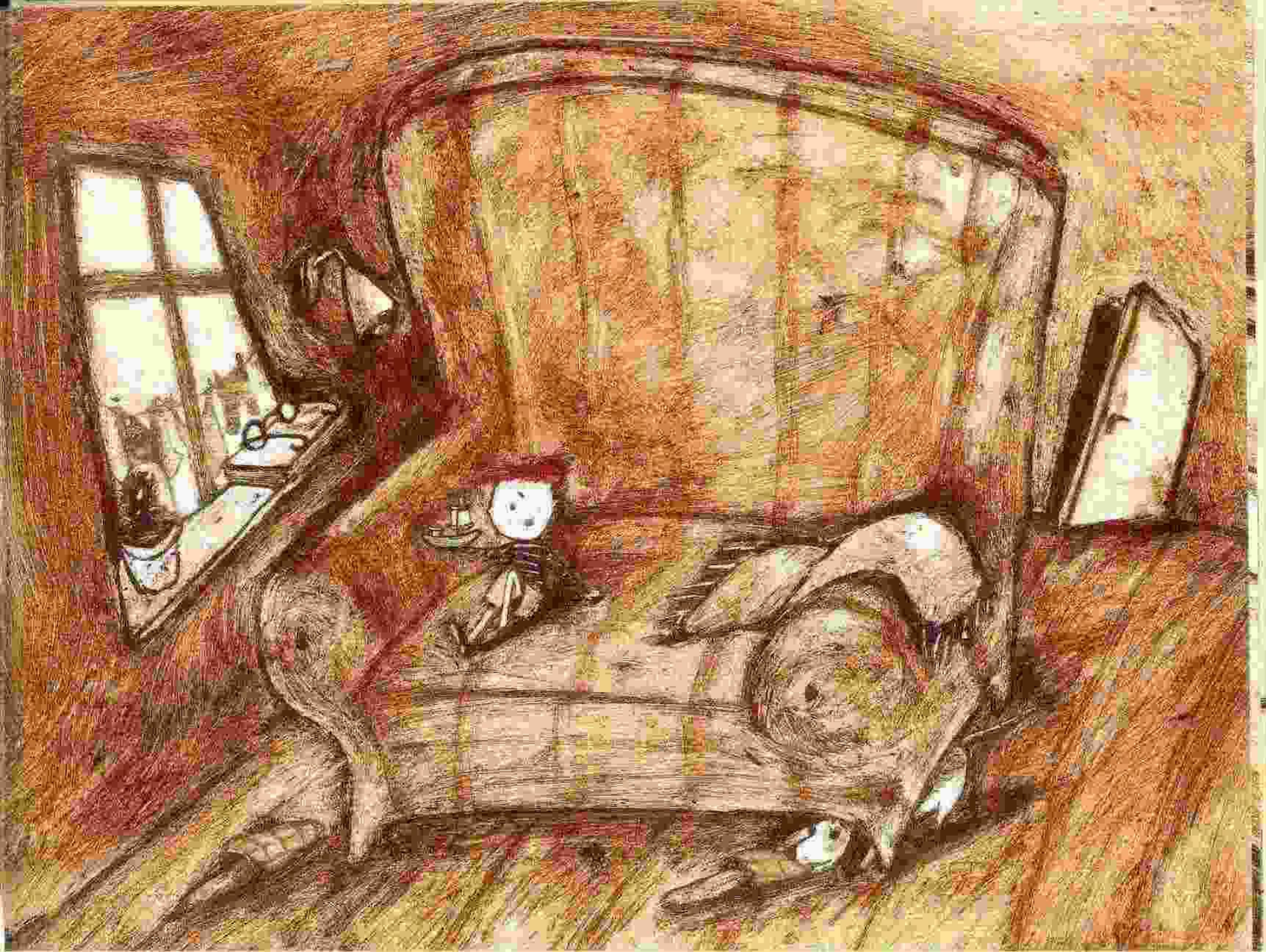
布魯諾聽了有點生氣，他跑到穀倉裡躲起來。他很清楚，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，就像他不能待在廚房，又同時躲在穀倉裡一樣。以前，如果他有什麼不懂的事，總跑去問爺爺。現在爺爺不在家了，卻沒有人告訴他爺爺到底在哪裡？

為了弄清楚，布魯諾跑去爺爺的房間。他想必也許爺爺悄悄回來了，說不定是大人們搞錯了，其實爺爺根本沒有死。布魯諾看房間的擺設和從前一樣，只不過整齊了些。爺爺一定進來整理過，但是爺爺到底在哪裡？



布魯諾坐進窗邊那張又大又舊的沙發。平常，爺爺總坐在那裡，看一些有關船的書。爺爺喜歡船，他曾經夢想去航海，但後來還是像他的爸爸、爺爺那樣，做了農夫。布魯諾的爸爸也是農夫。布魯諾考慮將來是不是也要當農夫。

他拿著爺爺的小木船。這是爺爺生平唯一一次旅行後帶回來的。他去了一個叫熱那亞的城市。布魯諾不知道，熱那亞在哪裡，他只知道，那裡有一個港口和許多船。每當布魯諾向爺爺要這艘小木船時，爺爺總是說：「有一天你會繼承它的。」爺爺說「繼承」的意思是，當別人死後，你可以接收他的東西。現在爺爺死了，這艘小船就屬於他了。布魯諾小心地把船捧在手裡，仔細的觀賞，用指頭輕輕碰著。然後把它放在毛衣下，眼睛看著窗外，看了好久好久。



他問媽媽：「爺爺——一個人怎麼可能同時在墓地，又在天堂？」

媽媽嘆口氣，雙手交叉又在胸前說：「這個你不懂的啦。」

「我懂，如果你解釋給我聽的話！」布魯諾大聲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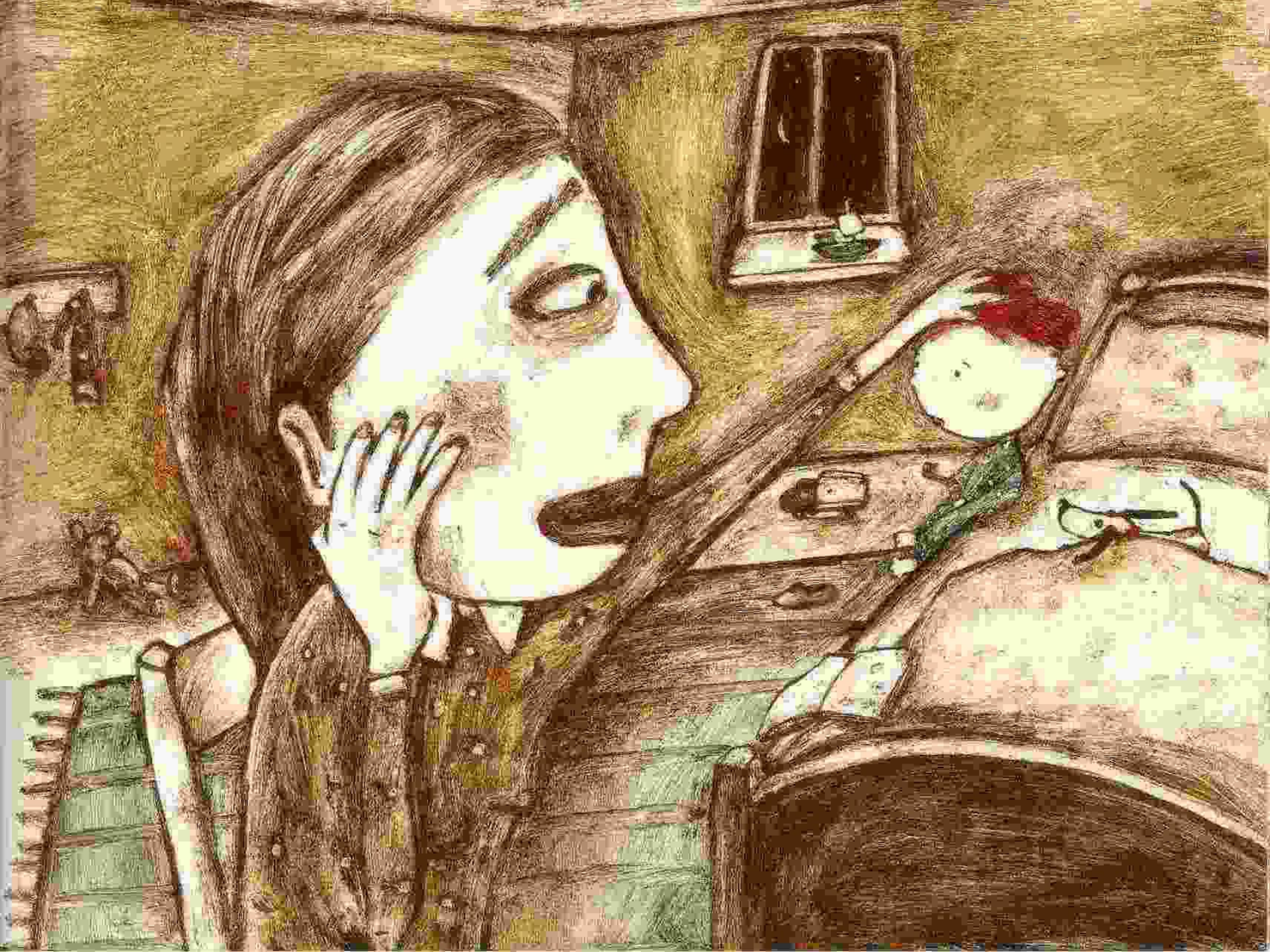
「好吧，」媽媽說，「爺爺的身體在墓地。但是他的靈魂已經上天堂，他在上帝那兒。」

「什麼是靈魂呢？」布魯諾問。

「我就說，你不會懂的。」媽媽說完，在他額頭上親了一下。

「靈魂是不是另一個爺爺？」

媽媽考慮了一下，「可以這麼說吧。」



有一天沙飛在廚房裡撞見布魯諾。布魯諾趕緊把手裡的東西藏到背後。沙飛抓住他的手臂，發現是一塊芥末麵包，這是布魯諾剛剛才塗的。

「為什麼要把塗了芥末的那一面朝下？」沙飛問。

「因為這樣，在天堂的爺爺才不會看到。」布魯諾說。

「你真是一隻夠笨的耶……」沙飛笑著跑出了廚房。

布魯諾拿起芥末麵包咬了一口，他心想，也許天堂太遠了，爺爺根本看不清他用什麼醬塗麵包。再說，爺爺是個大近視眼。

布魯諾想不通大人說的「靈魂」和「上帝」是什麼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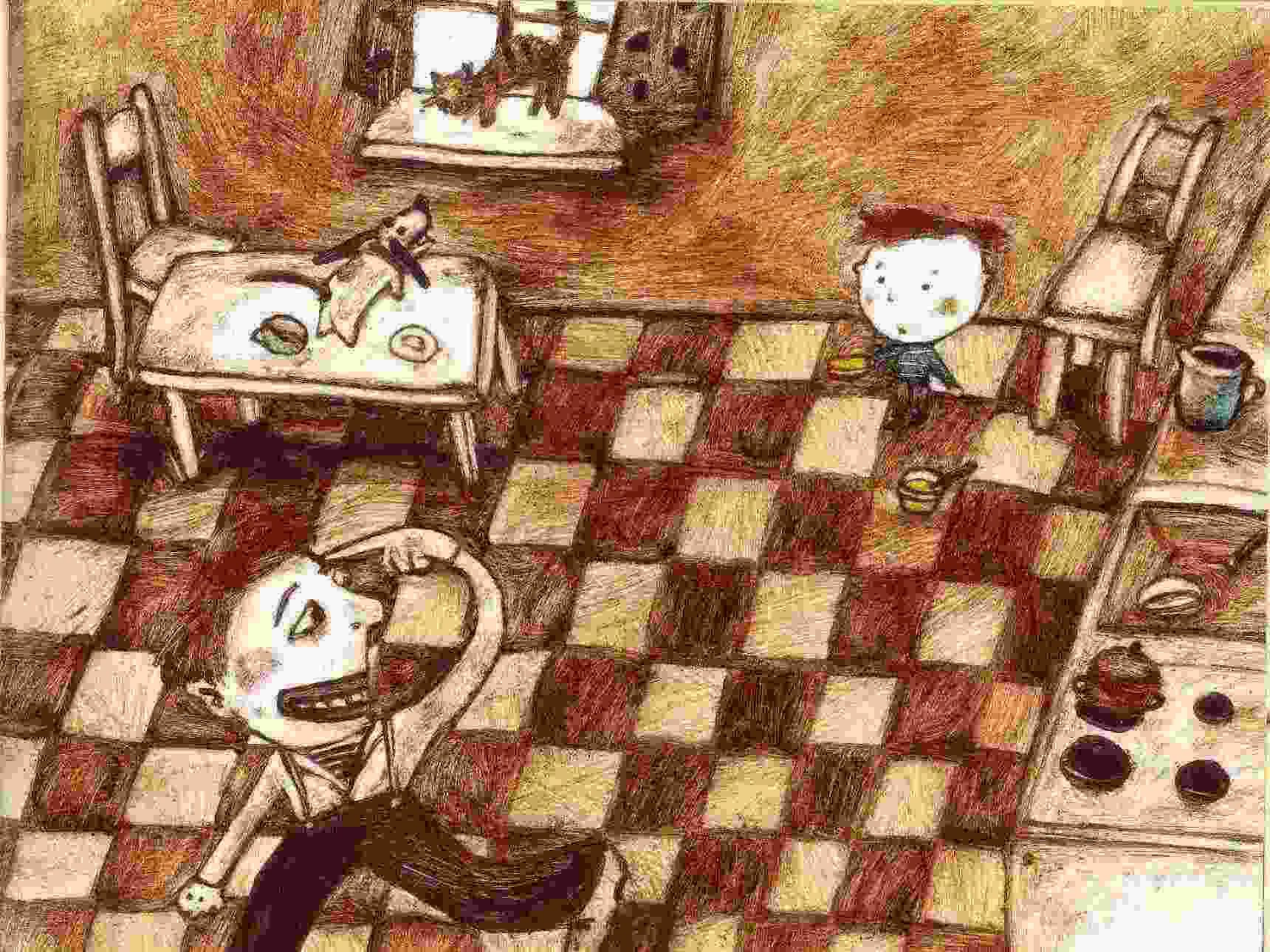
「天堂上的靈魂是活的嗎？」他問爸爸。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「那麼爺爺真的沒死嘍？」

「爺爺死了，但是他繼續活在我們的記憶中。」

布魯諾點點頭。他也這麼覺得，只要他認真地想爺爺的樣子，爺爺就好像隨時會出現似的。「可是，如果我忘了他的長相的話，那怎麼辦？」布魯諾問。



晚上爸爸給他一個小盒子，是硬硬的、褐色的紙盒。布魯諾很小心的打開，裡頭是裝著爺爺的照片的相框。爺爺揮著淺色的帽子笑著，布魯諾看著爺爺，突然難過起來，他把照片壓在胸口，不一會兒就睡著了。

有一天，布魯諾坐在小路邊，望著湖水，又想起爺爺。爺爺說要教布魯諾釣魚，他們說好星期天一到就馬上要去，可是都這麼多個星期天過去了……。

布魯諾突然覺得生氣，爺爺怎麼說話不算話，就去了天堂？一聲不響的，連個再見都沒跟他說就走了，把他孤單單的留下？

現在他永遠也不能學釣魚了，因為只有爺爺會釣魚。其實有好多事情，只有爺爺一個人會，例如用小樹枝做成哨子、怎麼悄悄的接近正在吃草的小鹿、如何分辨森林中各種的菌類植物……還有很多很多事，布魯諾只能跟爺爺學，可是現在他死了，永遠不回來。

突然間，布魯諾不覺得生氣，反而難過起來，這是爺爺去世後他第一次哭。



爸爸正在屋裡寫東西，布魯諾拉了拉爸爸的手臂，
「我什麼時候會死？」

「這個，我不知道。沒有人知道自己或別人什麼時候會死。」爸爸轉過身，看著布魯諾的眼睛。

「可是我想知道。」

「如果我們知道的的話，反而不好，你曉得印地安人有一句句話是怎麼說的？」

布魯諾搖頭，把眼睛睜得好大。有關印地安人的種種，他很想知道。

「讓每一一天都活得多彩多姿，好像它是你人生的最後一天。」

布魯諾不懂這句話真正的意思，不過卻挺喜歡這句話。

「天堂裡有多少靈魂？」他又繼續問。

「別怕，你的靈魂還進得去。」爸爸笑著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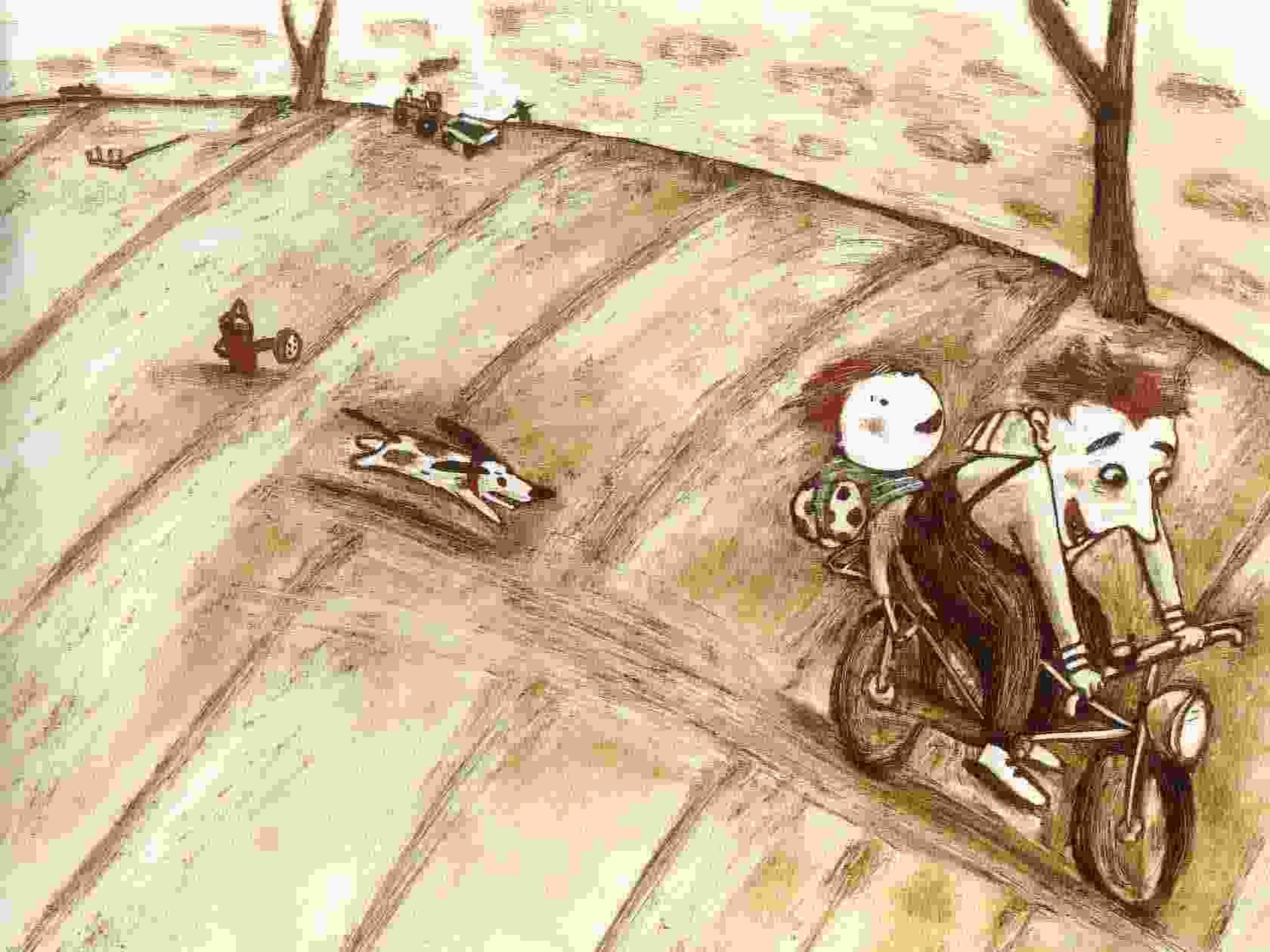
「但是如果天上的位置已經滿了的話，那怎麼辦？」
父親想了會兒，「有些人認為，靈魂會投胎再轉世，也就會是再回來當人。」

「爸爸，你相信嗎？」布魯諾問。

「不知道。」爸爸聳了聳肩膀。

因為爺爺去_レ世_レ，家_レ裡_レ有_レ許_レ多_レ活_レ動_レ都_レ停_レ止_レ。好_レ幾_レ個_レ星_レ期_レ後_レ，才_レ有_レ恢_レ復_レ正_レ常_レ的_レ感_レ覺_レ，爸_レ爸_レ媽_レ媽_レ又_レ回_レ到_レ田_レ裡_レ工_レ作_レ，沙_レ飛_レ也_レ每_レ天_レ上_レ學_レ，星_レ期_レ六_レ去_レ踢_レ足_レ球_レ。布_レ魯_レ諾_レ也_レ像_レ以_レ前_レ一_レ樣_レ在_レ家_レ幫_レ媽_レ媽_レ工_レ作_レ：澆_レ菜_レ、洗_レ衣_レ服_レ、撿_レ雞_レ蛋_レ。剛_レ開_レ始_レ時_レ，布_レ魯_レ諾_レ每_レ做_レ一_レ件_レ事_レ都_レ會_レ覺_レ得_レ胸_レ口_レ有_レ點_レ刺_レ痛_レ。他_レ覺_レ得_レ胸_レ口_レ那_レ裡_レ好_レ像_レ有_レ個_レ洞_レ。每_レ晚_レ睡_レ覺_レ前_レ他_レ總_レ仔_レ細_レ的_レ看_レ著_レ爺_レ爺_レ的_レ照_レ片_レ，和_レ爺_レ爺_レ說_レ說_レ話_レ。「我_レ不_レ會_レ忘_レ記_レ你_レ的_レ。」他_レ每_レ天_レ都_レ向_レ爺_レ爺_レ保_レ證_レ。有_レ時_レ候_レ，他_レ感_レ覺_レ到_レ爺_レ爺_レ正_レ從_レ遙_レ遠_レ的_レ天_レ邊_レ對_レ他_レ微_レ笑_レ。

布_レ魯_レ諾_レ覺_レ得_レ胸_レ口_レ的_レ洞_レ慢_レ慢_レ變_レ小_レ了_レ。



有空的時候，布魯諾會到墓地去找爺爺。他帶著平時澆菜園用的小水桶，來為墳墓上的花朵澆水。他把枯萎的花朵和葉子摘下，並且把松樹落下的枯葉掃乾淨，然後坐在墓邊，對爺爺聊聊日常生活中的種種。有時他以為聽到爺爺的聲音，其實，那只是風吹動枝葉的聲響。

剛開始，布魯諾常去墳地，漸漸的，去的次數少多了。

有一天，爸爸說：「一年前的今天，爺爺去世了……」布魯諾發覺，胸口的刺痛漸漸消失，也不再生爺爺的氣。只是還有一些些哀傷。他心中的爺爺就像照片上的那樣微笑著，一副很幸福的樣子。布魯諾想，如果爺爺現在過得很幸福，那麼他也要過得幸福一點。



米琪的阿姨的肚子漸漸大起來。布魯諾根本沒注意到，但是其他的人不管吃中飯時，或是晚上在火爐邊談天時，都在談論米琪的阿姨的肚子。有一天沙飛衝進布魯諾的房間告訴他：「米琪的阿姨生了。」

幾天後，米琪的阿姨手裡抱著一個大尿布來訪。布魯諾只能看見從大尿布裡，伸出兩隻穿了紅鞋的小腳。他踏起腳尖。一會兒有人把他抱起……他看到小嬰兒了。一張滿是皺紋、紅通通的臉，氣嘟嘟的伸出小拳頭揮舞著。

「也許爺爺又回到我們身邊。」媽媽看著小嬰兒說。

布魯諾聽了很驚訝，他又仔細的看了嬰兒一眼。

「不，一點也不像。這不是爺爺。爺爺比他大多了。而且，爺爺還穿了西裝和黑皮鞋。」

